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100 年来,我们党经天纬地、改天换地,在伟大复兴征程中铸就了崇高的理想信念,涵育了顽强的斗争意志,淬炼了高迈的精神气质,这种红色基因凝结着无数革命先烈的艰辛探索和赤胆忠诚,沉淀着时代英雄的使命担当和奋斗牺牲,是我们开启新阶段、走向新时代的宝贵精神财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所指出:“在 100 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一部百年党史充分表明,敬畏革命先烈和崇尚时代英雄,是我们党始终尊奉的价值理念;一部中国文学史有力印证,颂扬红色传统和传承红色基因,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鲜明主题。从《红岩》《红日》《红旗谱》到《保卫延安》,从《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创业史》到《铁道游击队》,中国现当代文学抒写革命英雄和赓续红色血脉已成为审美惯例与优良传统。中国现代史上无数先烈和众多英灵,都曾依托红色经典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和长久推介,使信仰之火熊熊不息,将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红色精神激发力量,引领一代代国人的心灵发育和精神成长,培育大众审美挥之不去的英雄情结。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须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红色经典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以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地区剿匪斗争为主线,把人物和故事设置在林海雪原的特定时空内,通过生动描绘奇袭虎狼窝、智取威虎山、绞歼草甸大周旋和大战四方台等惊心动魄的剿匪战斗,使以少剑波、杨子荣为代表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通过集中描绘剿匪小分队勇敢、机智、顽强、乐观的英雄群像,谱写了一曲激越高昂的革命英雄主义的颂歌,展现了在苍茫林海中升腾着的不朽英魂和在浩瀚雪原上奔涌着的不羁雄魄。

100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践行理想,用坚毅守护夙愿,用鲜血浇灌梦想,建立了彪炳史册、万古流芳的卓越功勋。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百年峥嵘岁月,多少跌宕起伏多少惊心动魄,但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共同的理想信念,一个又一个英雄豪杰,勇往奋进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瘁精殚力以成之。扬厉英雄主义和传承红色基因,是由我们党的历史责任和文学使命所决定的,以烽火弥漫的战争年代和激情燃烧的建国后 17 年为例,我国军事文学中的英雄之花在建国初期可谓是遍地绽放,几乎所有军事题材作品都充满了对时代英雄的礼赞与讴歌,曲波撰写的《林海雪原》堪称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作品再现了冰雪交织、血火交迸的剿匪战斗的艰辛历程,真切摹写了革命英雄主义气冲霄汉的悲壮场景,让英雄主义精神更具叩击人们心灵的价值与分量。的确,那是一个血性贯张和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是一个着力描绘战争和深情赞美英雄的时代,中国文学在那个时代创造出一种令后世难以企及的精神奇迹,特别是那些从文学作品中站立起来的英雄人物,既迅速地家喻户晓、广受追捧,又让人们激情难耐、热血沸腾,红色基因在几代国人灵魂和情感里激荡奔涌。这种英雄主义文学创作尽管在彼时也许存在着过度提纯的缺失和人为拔高的遗憾,存在文学形象单薄、思想内涵单调和表现手法粗糙等不足,尽管在后来到也受到一些指责和非议,但却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处于胜利欣喜中的人们巨大心理需求和强烈想象诉求。当今时代,人们对《林海雪原》的阅读和研究早已摆脱了狭隘的文学批评思维的匡限和拘囿,开始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挖掘和阐释作品的文学价值及主题意蕴,唤醒深植其中的

由担当与情怀、智慧与血性、奋斗与牺牲构成的英雄精神,激活标注信仰与方向、连接过去与未来、蕴含活力与动力的红色基因,使之成为引领当下时代社会风尚的思想旗帜和精神坐标。英雄是一个时代奋斗意志和拼搏毅力的鲜活例证,是一个民族生命张力和创造能力的突出表征,是一个国家思想境界和精神高度的重要标识。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创作于上世纪 50 年代,这一时期我国文化语境所设置的文学政治化范式和审美革命化规约,客观上不可能不对《林海雪原》产生些许而微妙的影响,这种影响突出地体现在对革命英雄形象的点绘与塑造上。从作品塑造的英雄形象来看,革命英雄话语的模式和规约,主要表现在作者更多地关注英雄形象的革命性、阶级性和人民性三个维度,例如作品在刻画剿匪小分队首长少剑波形象时,首先叙述的是其困厄艰辛的少年成长经历;在描摹战斗英雄杨子荣形象时,首先铺陈的是其出生于贫苦寒微的雇农家庭,这种着力强调英雄家庭出身和成长经历的笔法,显然是遵循塑造工农英雄形象这一时代规约的必然结果,也是英雄在对敌斗争中革命性得以充分展现的必然逻辑,就此而言,英雄的革命性除了决定其在作品中承担相应功能角色之外,也为作者开展英雄叙事提供了内在叙事动力。

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每一次对革命先辈的缅怀都是一次精神的洗礼,每一次对英烈事迹的回眸都是信念的传承。《林海雪原》所张扬的英雄主义精神,是与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和基本属性相一致的,绝不是让时代英雄脱离人民群众简单地展示特技和比武功夫,绝非是超越人的本性和时代背景的泛英雄化行为,这种英雄主义不仅融汇了时代特征与审美规律,更是基于对人民必胜的时代走势和历史趋向的准确判断与深刻把握,所以,《林海雪原》所蕴含的英雄主义精神具有穿越时空的强劲生命力,作品在初步完成英雄形象的阶级性开掘后,将英雄主义的叙事视角更多更深深地聚焦在革命性上。少剑波无论是面对凶残匪徒还是严酷天气,均没有丝毫的摇摆、退缩和妥协,以坚韧顽强的战斗意志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按期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和党组织赋予的神圣使命。他率领剿匪小分队冒严寒顶风雪进入莽莽林海,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安抚群众关爱群众,当他了解到夹皮沟百姓艰难窘困的生活状况后,“强烈的阶级同情感,使他对群众的疾苦,引起了强烈的焦虑”,“他把自己的两套衬衣裤,脱给群众,自己穿着空身棉袄。”作品所描绘的这一微小细节折射出剿匪英雄身上鲜明的党性和浓烈的人民性。革命英雄话语的引导功能和规约作用,体现在作者对英雄形象丰赡内涵的深度开掘上,《林海雪原》在审视和烛照少剑波革命性和人民性的同时,还借他与小分队护士白茹之间的朦胧爱情,表现出革命军人的侠骨柔情和剿匪英雄身上的人性光彩。这种柔情因素的适度介入和有机融入,一方面以空间化场景降低了叙事上的密度,使紧张惨烈的战争氛围变得和缓轻松;另一方面尊重和肯定人性的本真和价值,强化了作品的浪漫性与艺术性。尽管作品出版以后当时的理论界质疑这种爱情的真实性和叙写的可行性,但用今天的眼光和标准来评判和衡量,此处无疑使英雄人物性格在叙事中得以立体展现,为剿匪英雄的精神世界注入了温馨的诗性因素,成为《林海雪原》比较独到和精彩的地方,也是这部作品与同时期其他红色经典作品的不同之处。

英雄主义作为我们党倡导的一种奉献精神和赤诚情怀,能够磨砺革命军人坚如磐石的坚定意志,能够铸塑剿匪英雄坚不可摧的神奇力量。长篇小说《林海雪原》由于具有浓郁的传奇性和独特的浪漫性,其塑造的英雄人物与同时期其他文学作品中的英雄人物相比,显得更加形神毕肖、光彩照人,特别是具有坚强党性的侦察英雄杨子荣所呈现的英雄特质,极为契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上的英雄主义情结,呈现出使读者倾心服膺的现代卡里斯马般的个人魅力。孤胆英雄杨子荣只身入虎穴智擒座山雕,他在深入匪徒老



## 英雄主义是时代精神的锋旌与徽标

——重读长篇小说《林海雪原》

■刘金祥

巢——威虎山时虽然面对阴狠毒辣、乖戾狡诈的残寇恶匪,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巨大心理压力,但正是奉献精神和赤诚情怀所激发的神奇力量使其淡定从容、镇定如山。虎胆雄心、铁骨豪情的杨子荣可谓是建国后 17 年我国文学长廊中英雄人物的经典角色,其形象魅力不仅丝毫不逊色于流传已久的古典小说中的英雄人物,而且由于其壮举发生在东北大地上而显得更加真实可感更加鲜活生动。西方哲学家柏拉图说:“我们若凭信仰而战斗,就有双重的武装。”一支由 36 人组成

的剿匪小分队一次次战胜坐拥天险的土匪武装,依靠的就是以英雄主义作为底色和支撑的奉献精神 and 赤诚情怀,在奉献精神和赤诚情怀的驱动和支配下,剿匪英雄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早已做好了为信念信仰而献身的一切准备,换言之,正是信念信仰给予他们永不枯竭的精神能量,激励和驱策他们以巍然气势和无畏壮举赢得剿灭残匪的最终胜利。拥有英雄梦想是一种超拔智力,而实现英雄梦想依靠的是卓越能力。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原著中剿匪英雄大都是身经百战的优秀党员,都有着坚韧意志和卓异素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富有传奇色彩:203 少剑波足智多谋、智勇双全、运筹帷幄、指挥若定,是剿匪小分队的灵魂与统帅;“坦克”刘勋苍身壮力大、骁勇威猛、勇毅决绝,不管在何种恶劣条件下都始终保持着昂扬向上的战斗姿态;“飞人”孙达得身轻如燕、健步如飞、反应机敏,具有超常的韧性耐力和一名优秀侦察员的先天优异禀赋;“猴登”栾超家粗俗诙谐、身怀绝技、身形矫健,无论是飞跃鹰嘴岩、空降奶头山,还是智取侯殿坤机密情报,为小分队歼灭悍匪屡建奇功;胆识过人的杨子荣坚毅沉着、沉稳老练、机警果敢,为了顺利完成“智取威虎山”的任务苦练土匪黑话,在面见“座山雕”时坦然镇静、对答如流、化险为夷,是作者用理想主义手法用心用力勾勒的传奇人物。真正的战斗英雄大都来自人民,起于蓬蒿,他们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以坚定信仰、高超智慧、舍我精神和超常能力,或在关键时刻自告奋勇,或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建立立下了彪炳史册的赫赫战功,他们是真正的时代精英和民族脊梁。他们以理想和信念,书写了一幅幅激越沉雄的历史画卷,矗立起一座座不朽的历史丰碑;他们用行动和执着,撑起了中华民族的铮铮脊梁,铺下了复兴之路的块块基石。他们在文学作品中也可能是一个人,但更可能是一个群体,鉴于我国传统小说中群体英雄模式是深受民间推崇的模式,因此深受传统文化浸润和熏染的作者曲波,在《林海雪原》中也借鉴了民间小说的写作手法,作品中少剑波领导的剿匪小分队就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群体。剿匪小分队能够在短时间内剿灭盘踞在牡丹江一带的土匪武装,在大雪覆盖的苍茫林海上演了一幕幕战胜顽敌的活剧,依靠的就是英雄群体的精诚团结与默契合作,凭借的也是英雄群体中每个成员的过硬素养和高超本领。

现代作家都达夫在纪念鲁迅先生的追悼会上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隶之邦,一个有英雄而不知道尊重英雄的民族则是不可救药的生物之群。”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每个时代都有属于那个时代的英雄,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和变迁,英雄人物始终是标注我们党历史的精神坐标,始终是中华民族向慕正义、追求崇高的价值底座,始终是提振民族精神、激发民族斗志的强大动力。在革命战争年代,党领导下的军队指战员正是凭着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了凶顽而强大的敌人,他们的英雄行为和英雄形象被作家书写成文学作品、塑造成文学形象,鼓舞和砥砺了一代又一代国人。英雄时代已成过往,但英雄精神却长久留在人们心中。能让崇拜英雄的心热烈跳动的就是一部激动人心的文学作品,就是一部充满精神力量的经典之作。《林海雪原》刻画英雄肖像、传达的精神魂魄,以及带给人们的启示是永恒的,在当下文化多维多元多变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更应关注和推崇包括《林海雪原》在内的红色经典文学作品,尤其是广大青少年更应在红色经典阅读和革命英烈崇拜中,坚定信仰,升华精神,陶冶情操,锤炼品质,使英雄魂魄和民族精神薪火相传、永不枯竭。值得一提的是,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以浪漫传奇的审美情趣整合了战争小说的一般艺术特点,将原来比较僵化的创作模式融汇在民间趣味之中,在给几代读者带来强烈阅读快感和充裕审美享受的同时,使人们对英雄主义精神有了更加深邃的认知和更

加理性的感悟。包括《林海雪原》在内的红色文学经典作品中的英雄形象,比现实生活中的英雄更具概括力、典型性和感染力,并赋予了我们军事题材文学作品独有的思想情感和美学意义,其无论是对弘扬红色传统还是对传承红色基因,无论是对民族精神的重构还是对审美标准的确立,都会产生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以《林海雪原》为代表的红色文学经典所宣示的革命英雄主义,不仅是滋养一个时代精神风貌的有机钙质,而且是涵育当代党员干部思想人格的丰富养料。以当下文学评判视角来审视,《林海雪原》可能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欠缺,但这部红色经典作品在故事构思、环境描写、人物塑造等方面,却不乏优长与亮点,其意义和价值早已超出了单纯的文学层面和审美范畴,而更多地体现在它的社会功用上,正如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所强调,评价文学作品社会意义的重要标准在于“要有益于世道人心”。无论什么样的时代,我们党都有属于自己的时代英雄,而这样的时代英雄绝不应被忽略被淡忘被曲解,即便是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时代,英雄主义仍然是我们党重要的精神支柱。检视当下很多文学作品,不难发现英雄主义与英雄形象严重缺失,英雄行为被娱乐化、粗鄙化、庸俗化,有的作品把英雄人物作为揶揄和嘲弄对象,有的作品蓄意描述英雄成长的偶然性,有的作品将展示卑微鄙陋的人生作为创作取向,这种创作倾向久之会“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难以产生感人肺腑的精神内蕴力和撼人心魄的艺术震撼力。毋庸置疑,军事题材作品中的英雄形象,理应更加具有人间的气息、人性人情的魅力和真实动人的力量,属于当今时代的英雄主义,其审美特征应当更加贴近和体现时代的文学理念,他们看起来可能是惊天动地的英雄,也可能是春风化雨的凡人,这样的英雄并非居于云之上天之外,而是接通时代地气、沾满生活泥土、有着滚烫血肉,使人们接近这样的时代英雄用的是平视而非仰视的角度。希望英雄回归人间,并非将英雄化为泡沫与虚无,而是归于英雄行为与英雄精神的本真。如果在文学创作中有意无意地鄙薄、否定甚至摒弃英雄主义,这种探索和表现对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就是毫无意义的。

今天的盛世中国,是无数英雄烈士用血肉筑成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阅读红色经典《林海雪原》就是要在抚今追昔中铭记革命先烈事迹,继承革命先烈遗志,弘扬革命英烈精神,更加坚定地向前时代进发。革命英烈尽管已离我们远去,但他们身上彰显出来的不畏强敌、不惧牺牲、舍身取义、为国为民的伟大精神永远不朽,当今时代,不忘苦难历史、继续砥砺前行,是对革命英烈最好的礼敬。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即将来临之际,重读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也将使当代作家获得新的收益和更多启示:当代作家只有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才能创作出反映英雄主义的精品力作,才能引导国人在接续奋斗中激荡同心筑梦的磅礴力量;当代作家只有置身改革发展的时代大潮,弘发社会变革的高亢音符,展现人民群众的绚丽风采,塑造当代可钦可敬的英雄形象,才能使作品经得起艺术与时间的双重检验,才能使英雄主义成为时代精神的锋旌与徽标!

作者系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兼职教授。